

职业篮球：高人一等的生活？

那是2004年，在我们对皇家马德里比赛中的最後16秒，教练终於注意到我了。当其时我十九岁，紧张非常。

2010年12月14日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大气，脱去长袖外衣向球场跑去。某人在横边界外传球给我，我首先来一个假身，然後再以运球方式投篮。就在此时皇家马德里的中卫撞向我，天呀！很疼呢！一次

个人犯规，两次罚球全中。呼！随著哨子声响，我松了一口气，球赛结束了，我望向计分牌，对我们队来说真是一次重创！但如果我的祖父恩里克今天在这儿的话，他会为我的表现而感到高兴... 以前他常载我到球场比赛的。

嗯，至少我在CB格拉纳达队充当後卫的第一场比赛结束了。但到现在仍不知我的甲级联赛梦会否实现。我告诉自己：「要小心，不要因这次赛事而洋洋得意。」於是，我收拾好行装登上大巴，两旁的人都抬头看著我们，彷彿我们是什麼大人物似的。他们似乎在说：「你看那些高大的傢伙... 他们一定是过著高人一等的生活！」

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与众不同。在车厢内，大家都尝试找方法让双腿感到舒适些，单凭这一点，大家就意识到我们已回到现实。我的问题与其他球员相比可算小了，

他们高六尺十一寸却要把双脚蜷缩於座位之间。相比之下六尺三寸的我在队友旁边并不算突出。

坐在大巴上，一些愚蠢的想法开始在脑裏盘旋：「你刚刚与皇家马德里对阵，现在所有女孩都会倾慕你，你将要成名了。」於是开始回想起刚成为一位篮球员时的那场比赛。

我还清楚记得，当时孩子们在场上跑来跑去，看台那边气氛紧张，家长们叫嚣不断，教练则在边界外大声呼喊。那时，我坐在板凳上，看著一个防守力不太强的男孩，他的惰性使我气愤，於是失去耐性地向他喊道：「你在那儿一点用也没有！」突然，一位女孩在看台上跳起来说：「你说的没用是什麼意思？那男孩的表现一点都不差，你有认真地看吗？」我吓了一下，我从不喜欢争论，也想不出该如何回她的话，结果我红着脸，坐回板凳上。

其後，我参加过不少赛事。十四岁那年，我被选为格拉纳达队的出色球员并获颁发奖项，那时我和我的父母一样，既紧张又兴奋。当我走向颁奖台领奖时，那个女孩又出现了，「哦，原来他们就是要把奖颁给你！」明显地，这带出了两件事：第一，我又脸红了；第二，这位女孩...很有个性。

原来，朱莉娅(那个坚强和果断的女孩的名字)也是打篮球的(甚至比我打得还要好)。由於大家兴趣相近，所以我们开始熟络起来，後來我更喜欢上这个女孩并与她订婚。与此同时，我的生活也变得忙碌。我到美国走了一趟後回到西班牙，便开始攻读工商，但同时我亦抽很多时间用作篮球训练和到其他城市比赛。我的教练劝告我：「贡萨洛，你要冷静下来，学懂分配时间。每天定时练习和上课，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，现在只是你的开始而已。」

那时，我以为我在运动上遇到的危机是很个人的事，就是需独自坚强面对的那种...但後來朱莉娅母亲因癌症离逝，她面对疾病的态度教晓了我：不论快乐或痛苦，我们都为他人而活。出生时我们不是孤单一人，离世时亦一样。

我不停地反问自己：「我未婚妻的母亲每天受著那麽多痛苦，但仍充满喜乐，她是如何做到的呢？」我无法理解。在朱莉娅的母亲患病期间，从她的笑容，从她的热情好客，她都活现出「天主在小事中」的精神。我不知该怎样形容，这是很简单却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。

最後，我才明白，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主业会的基督徒精神。对我而言，天主只临在於主日弥撒和生命中的关键时刻：当进球时，当我们赢了比赛时... 可是在那里，那个家里，我那个长期卧床的未来岳母身上，我发现了即使你高大强壮，天主也与你同

在，因为你永远是一个渺小而需要帮助的小孩。

现在我也是主业会的一员，在小事上，我尝试把教练给予的建议付诸於行；在重要事上，我每天参加弥撒而且在一个月前，我和那个有个性的女孩结婚了。

我现在二十四岁，手臂上的纹身已消失了，但在我运动鞋上印著「一切皆为了祢」的字样。那是在我结婚前已印上的。我用它来向我的队友解释，我们正在进行一个更具价值的比赛：永恒生命盃。

最後，我明白到，人生总会有高潮...但是我们的主在二千年前已为了我们降生成人，现在我正尝试与祂接近，同时亦继续享受与队友们坐在大巴上到处去，听听音乐，庆祝胜利...啊，对了！自从我加入了主业会後，每当我上场比赛时，我都会望向看台寻找一位翘着腿，手持横幅的护守天使，横幅上写著：「仍在享受赛事，

享受生活。与天主活在一起的爷爷，恩里克。」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
zhs/article/article-241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article-241/) (2026年1月13日)